

新繪水滸傳

庚寅年冬
趙成偉題



天津杨柳青画社

赵成伟 绘

原著：（明）施耐庵

绘画：赵成伟

编文：李梦生

题字：袁健民

新繪水滸傳

天津杨柳青画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新绘《水浒传》/ 赵成伟绘; 李梦生编文. —天津: 天津杨柳青画社, 2011.10

ISBN 978-7-80738-657-5

I. ①新... II. ①赵... ②李... III. ①中国画-作品集-中国-现代
②章回小说-中国-明代-缩写本 IV. ①J222.7②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21250 号

出 版 人: 刘建超

出 版 者: 天津杨柳青画社

地 址: 天津市河西区佟楼三合里111号

邮政编码: 300074

编辑部电话: (022) 28379182

市场营销部电话: (022) 28374517 28376928 28376998 28376828

传 真: (022) 28376968

邮购部电话: (022) 28350624

网 址: www.ylqbook.com

制 版: 北京精制轩彩色制版有限公司

印 刷: 北京天成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1/16 787mm × 1092mm

印 张: 12.75

版 次: 2011年10月第1版

印 次: 2011年10月第1印

印 数: 1-5000 册

书 号: ISBN 978-7-80738-657-5

定 价: 55 元

试看书林隐处，几多俊逸儒流。虚名薄
利不关愁，裁冰及剪雪，谈笑看吴钩。评议
前王并后帝，分真伪，占据中州，七雄扰扰
乱春秋。兴亡如脆柳，身世类虚舟。见成名
无数，图名无数，更有那逃名无数。霎时新
月下长川，江湖变桑田古路。讶求鱼缘木，
拟穷猿择木，恐伤弓远之曲木。不如且复掌
中杯，再听取新声曲度。

第一回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

话说大宋仁宗嘉祐三年，京师瘟疫盛行，仁宗准范仲淹奏，钦差太尉洪信往龙虎山宣请张天师星夜临朝，祈禳瘟疫。洪太尉领了圣敕，上了路途，不止一日，到于龙虎山下，上清宫住持真人领众接入。太尉询知天师在山顶茅庵修真，遂定次日上山礼拜叩请。

次日五更，太尉起来香汤沐浴，手提银手炉，纵步上山，途遇猛虎、长蛇，惊恐不已。忽听松树背后笛声吹响，只见一个道童，倒骑一头黄牛，横吹铁笛，转出山凹，拿着铁笛指着洪太尉道：『你来此间，莫非要见天师么？』太尉大惊问故，牧童道：『早间天师说有洪太尉来宣我，我如今乘鹤驾云往东京去也。你休上山，山内毒虫猛兽极多，恐伤害了你性命。』说毕，转过山坡去了。太尉寻思道：『这小童如何尽知此事？想是天师吩咐他。』遂再寻旧路，奔下山来。

众道士接着，请至方丈坐下。真人问起上山经过，太尉一一告知。真人道：『太尉可惜错过，这个牧童正是天师。他虽然年幼，其实道行非常。太尉但请放心，既然祖师道是去了，待太尉回京之日，这场醮事，祖师都已做完了。』当日方丈内大排斋供，设宴饮酌。

次日，真人请太尉游山，官前官后，观看许多景致。行到右廊后一个去处，一所殿宇，门上锁着胳膊粗的大锁，上面交叉贴着十数道封条，檐前牌额上书四个金字，写道『伏魔之殿』。太尉问时，真人答道：『此乃是前代老祖天师锁镇魔王之殿，敕不得妄开，走了魔王，非常厉害。』太尉令打开，真人再三不肯，当不得太尉发怒，只得唤几个火工道人先揭了封皮，将铁锤打开大锁，把门推开。看里面时，黑洞洞地，用火把点着一照时，四边并无别物，只中央一个石碑，碑后凿着『遇洪而开』四个真书大字。洪太尉看了，道：『这分明是教我开。我想这个魔王都只在石碑底下，你等多唤几个人，将锄头铁锹来掘开。』

真人三回五禀，劝阻不住，只得聚集众人，先把石碑放倒，一齐并力往下掘，约有三四尺深，见一片大青石板，可方丈围。洪太尉叫：『再掘起来！』众人只得把石板一齐扛起，看时，石板底下却是一个万丈深的地穴。只听穴内刮刺刺一声巨响，天摧地塌，岳撼山崩，响声过后，只见一道黑气，从穴里滚将起来，掀塌了半个殿角。那道黑气，直冲上半天里，空中散作百十道光，往四面八方去了。

众人吃了一惊，发声喊，都走了。洪太尉目瞪口呆，面色如土，问走的是何妖魔。真人不过数句，说出缘由。有分教：一朝皇帝，夜眠不稳，昼食忘餐。究竟说出甚言语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張天師祈禳瘟疫 洪太尉誤走妖魔

成偉繪



第二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

话说真人对洪太尉道：『此殿内镇锁着三十六员天罡星，七十二座地煞星，若放他们出世，必恼下方生灵，为他日之患！』太尉急忙收拾回京，将此事隐过不提。

却说仁宗晏驾，累传至哲宗。那东京开封府有个破落户子弟，姓高，只好刺枪使棒，踢得一脚好气球，京师人都叫他高球，后来发迹，便改作高俅。这高俅时在小王都尉家帮闲，一日奉主命送玉器往端王府中。正值端王与小黄门在踢气球，也是他合当发迹，时运到来，一个球腾地起来，端王接个不着，直滚到高俅身边。高俅也是一时的胆量，使个鸳鸯拐，踢还端王。端王大喜，即令高俅下场，高俅便把平生本事使出来，端王欢喜，便将他留在官里。

未及两月，端王即位，庙号徽宗，直抬举高俅做到殿帅府太尉。到任点名，只有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未到。高俅当年曾被王进之父一棒打翻，故此欲报此仇，不肯相饶，当即派人拿来要打，幸众人劝过。王进家中只有老母，知高俅不肯善罢，遂携母投往延安老种经略相公处。这日错过宿头，投入一庄院，庄主史太公殷勤招呼二人歇下。不料是晚王进老母心疼病发，只好在庄院将息数天。

这日王进来后院马槽看马，见一后生脱膊着，刺着一身青龙，那条棒在使。王进看了半晌，不觉失口道：『这棒也使得好了，只是有破绽。』后生听了大怒道：『你敢和我又叉么？』正值太公出来喝住，王进问知后生是太公之子，人呼九纹龙史进。王进道：『既是小官人，爱学时，小人点拨他端正如何？』太公便叫史进拜师，史进定要比试后再说。王进只得应允，拿了条棒使个旗鼓。史进将棒滚将入来，直取王进。王进拖棒便走，史进又赶上来。王进回身把棒空地劈下，史进用棒来隔，王进却不打下来，只将棒往他怀里直搠过去，只一棒，史进即丢了棒往后倒去。史进这才心服，拜了师傅，王进也道了来由。自此在庄上教史进武艺，约半年才离去。未几太公去世，史进每日在家演习武艺。

却说庄院附近的太华山近日添了一伙强人，为首的是神机军师朱武、跳涧虎陈达、白花蛇杨春。这日陈达领兵来劫史家庄，史进率领庄中人迎敌，两人斗了多时，史进卖个破绽，生擒陈达。朱武闻报，知斗不过史进，心生一计，携杨春到庄前跪下，诉说被官府逼迫不得已上山落草，发誓与陈达『不愿同日生，只愿同死』，『请英雄一发将我等解官，誓不皱眉』。史进感动，放了陈达，设宴款待。自此，二处时常馈赠往来。

八月中秋，史进请朱武等饮酒赏月。庄客李吉图赏到华阴县告发。众人正饮间，外面喊声起，官兵围了庄院。究竟史进与三个头领怎地脱身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王教頭私走延安府 九紋龍大鬧史家莊

成偉繪



第三回 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

话说当时史进见官军围了庄院，便叫庄客收拾细软，放起火来，打开庄门，与朱武等杀将出去，直至少华山上。过了几日，史进不肯落草，乃往延安府去寻师傅。

走了半月有余，来到渭州，见有经略府，便进城到一茶馆打探。正问时，只见一个大汉大踏步进来，茶馆老板道：『客官要找教头，只问这提辖。』史进起身请教姓名，那人道姓鲁名达。史进也报了名，又向他打探师傅。鲁达道：『你莫不是九纹龙史进？你那师傅却在延安。』当下请史进去喝酒，途遇史进开手的师傅打虎将李忠，三人一起来到潘家酒楼喝酒。

酒过数杯，正说些闲话，较量些枪法，正谈得投机，忽听隔壁有人啼哭。鲁达焦躁，把碟儿盏儿丢在地上，酒保慌忙来看，告知哭的是金二与女翠莲。鲁达把两人叫来，妇人说是东京人氏，因投亲不遇，有个财主叫镇关西，见奴家貌美，逼勒为妾，受尽欺凌，故此啼哭。鲁达问了老者住处，闻知镇关西是状元桥卖肉的郑屠，大怒，与史进各拿了银子给金老，叫他回家收拾，『俺明早送你俩起身回东京，看谁敢阻你。』金老拜谢去了。三人又喝了两角酒，散了。

次日清早，鲁达到金老住的店中，叫金老起身。店小二受了郑屠叮嘱，拦住不放，被鲁达一掌打得吐血，一溜烟走了。金家父女两人忙离了店，鲁达寻思怕小二去拦，掇条凳坐了两个时辰，约莫金老去得远了，方起身奔状元桥来。

到了肉店，郑屠见是鲁提辖，慌忙迎入请坐。鲁达坐下道：『奉经略相公钧旨。要十斤精肉，切做臊子。不要那等腌臢厮们动手，你自与我切。』郑屠切了，鲁达又叫切十斤肥的，又叫切十斤寸金骨。郑屠冷笑道：『你是特地来消遣我！』鲁达跳起来，道：『洒家特地要消遣你！』把切好的两包臊子肉劈面打去。郑屠一股无名业火按捺不住，抢了把剔骨尖刀跳将下来。鲁达早拔步在当街上，郑屠要来揪，被鲁达一脚踢到当街，再抢上一步，踏住胸脯，提起拳头道：『你是个卖肉的，狗一般的人，也叫做镇关西！你如何强骗了金翠莲？』一拳打在鼻子上，打得鲜血直流。郑屠口里叫好，鲁达就眼眶际又一拳，打得乌珠迸出。郑屠抵不过讨饶，鲁达喝道：『你和俺硬到底洒家倒饶你，你讨饶，洒家却不饶你。』又一拳，太阳正着，看时，郑屠口里只有出的气，没了入的气。鲁达假意道：『你这厮诈死，洒家再打！』寻思不想三拳打死了他，须吃官司，不如及早撒开。一边骂，一边大踏步去了，谁敢拦他？回到下处，收拾一下，奔出南门，一溜烟走了。这里官府行海捕文书，出了赏钱，画了鲁达图像到处张贴，不提。

这鲁达行了半月余，到雁门，进城来见十字路口一群人在看榜，听人读正是缉捕自己，忽背后一人将他扯走。不知是谁，却听下回分解。

史大郎夜走華陰縣

魯提轄拳打鎮關西

成偉繪於京西



第四回 赵员外重修文殊院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

话说鲁达扭过身来，见扯自己的是金老。金老拉鲁达到僻静处，埋怨鲁达忒大胆。鲁达道：『酒家不知。你缘何却来这里？』金老说怕郑屠跟寻到东京，故往北来，女儿已被此地大财主养作外宅。于是带鲁达回家，设酒款待。住了五七日，外面风声紧，赵员外与鲁达商量：『离此三十里五台山文殊院智真长老是我弟兄，我祖上曾舍钱在寺里，未知提辖肯落发做和尚么？』鲁达寻思无处可去，答应了。次日，赵员外送鲁达上山，长老选了吉日，为鲁达落发，赐名智深。这智深在寺不守规矩，众僧皆不喜。

呆了四五个月，智深这日走到半山亭上坐着，寻思怎地得些酒来吃。只见一个汉子挑着一副担桶上山来，也到亭子上歇下。智深得知桶里装着好酒，便向汉子买。汉子道：『这酒是卖给寺内火工道人的，长老有法旨，不准卖给和尚。』智深不理，将那汉子只一脚交裆踢着，做一堆蹲着，拿了酒只顾吃。无移时吃了一桶，下得亭子，酒涌上来，把直裰脱了，露出脊背上花绣，上山来。门子不让进，被智深叉开五指一掌打个踉跄，复一拳，倒在地上。监寺集众来拦，哪里拦得住。长老听得，喝住了，叫人扶智深到禅床上睡了。次日酒醒，被长老责备了一通，自此不敢出寺。

又过三四个月，天气暴热，鲁智深踱到山门外，出了牌楼，见有个市井，有卖酒卖肉的，大喜。又见有个铁匠铺，便订了打一口戒刀与六十二斤重的水磨禅杖。去买酒时，那山下人家住房本钱都是寺里的，谁敢卖？智深寻思一计，自称是游方和尚，在傍村小酒店买酒。吃了十来碗，见墙边沙锅里煮着一只狗，要了半只，用手扯那狗肉蘸着蒜泥吃。又吃了一桶酒，付了银子，把剩下一只狗腿揣在怀里，望五台山上去了。吓得店家目瞪口呆，不知所措。

走到半山亭，酒涌上来，智深便使了回拳脚，使得力发，只一膀子掳在亭柱上，把亭柱打折了，坍了半边。门子听见，见智深一步一踉跄上山来，忙关了山门。智深敲不开门，扭过身见了金刚，喝道：『你这鸟大汉，不替俺敲门，却拿着拳头吓酒家！』找了根木头，朝那金刚腿上便打，打了左边的又打右边的，把金刚打倒在地。长老慌忙令人放他进门，智深又到选佛场中大闹，打伤了十数人，这才将息。

次日，长老修书一封与赵员外，让他来修复金刚、亭子。叫过鲁智深道：『智深，你这次大醉，打坏金刚，打坍了亭子，闹了选佛场，这罪业非轻。看赵员外面子，与你这封书，投一个去处安身，我这里决然不能再容你了。我夜来看了，赠汝四句偈言，终身受用。』不知长老说出甚言语，叫智深往何处去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趙員外重修文殊院魯智深大鬧五臺山

成偉繪



第五回 小霸王醉入销金帐 花和尚大闹桃花村

话说智真長老道：『智深，我有个师弟在东京大相国寺住持，你可去投他。我赠汝四句偈语，你可终身受用：遇林而起，遇山而富，遇水而兴，遇江而止。』智深跪受了，离了五台山，在山下等刀杖完备，赏了铁匠，行程上路。

这日投宿一所庄院，只见数十个庄家，忙忙碌碌，搬东搬西，而庄主刘太公心中不快。智深问故，太公道：『我这庄叫桃花庄，老汉只有一个小女，今年方得十九岁，此间桃花山的二大王看中了小女，撒下二十两金子为定礼，选着今夜好日，晚间要来入赘，老汉因此烦恼。』智深道：『洒家在五台山学得说因缘，便是铁石人也劝得他转。今晚俺就在你女儿房内劝他，如何？』太公应承了，把女儿寄送邻庄，让智深尽意喝了三二十碗酒，引入新房。智深将戒刀放在床头，禅杖倚在床边，把销金帐下了，脱得赤条条上床去坐了。

约摸初更时分，二头领带人来到，已有七八分醉了，拜见丈人，又饮了几杯酒，便往洞房去。推开房门，见里面黑洞洞地，一面叫娘子，一面摸来摸去。一摸摸到帐子，探手进去，摸着智深肚皮，被智深就势劈头带角儿揪住，一按按下床来，连耳根带脖子，只一拳。那大王叫：『做甚么便打老公？』智深拳头脚尖一齐上，打得大王喊救命。小喽啰点着灯烛抢进来看时，只见一个胖大和尚，赤条条骑翻大王在打。众喽啰一齐上前，鲁智深见了，抄了禅杖，就势打将过来，小喽啰见来势凶猛，发声喊都走了，那大王爬出房门，摸着马，骑着马飞走上山。刘太公只管叫苦。

山上大头领闻知，尽数引了小喽啰，来到桃花庄前，智深拽扎起下面衣服，大踏步提了禅杖出来，骂道：『腌臢打脊泼才，叫你认识洒家！』抡起禅杖，着地卷来。那头领用枪逼住，大叫道：『你的声音好熟，且通个姓名。』智深说了，那头领滚鞍下马拜见，智深一看，却是打虎将李忠。当下李忠告知别后经此山被小霸王周通留住落草之事，邀智深上山。智深叫刘太公同往，到了山上，二头领周通拜见了，听智深劝，退了亲，刘太公谢了，自下山不提。

鲁智深在山上住了数日，要告辞，李忠等设筵送别。正待入席，探子报山下有客商经过，李忠道：『我两个去取得财来，与哥哥送行。』引入下山去了。智深见二人做事吝啬，把近前服侍的小喽啰打倒捆了，把桌上金银酒器踏扁了，放入包裹，出了寨，寻思：『洒家若从前山走，定被那厮们撞见，不如往后山险峻处下去。』遂往下一滚，直滚到山脚，撒开手脚，往东京而去。李忠、周通回来，叫苦不迭。

且说鲁智深离了桃花山，走了五六十里路，肚中饥饿，忽听远远有铃铎之声，不知是何寺庙道观，便投向前去。究竟是何处所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小霸王醉入銷金帳 花和尚大鬧桃花村 成偉繪

第六回 九纹龙剪径赤松林 鲁智深火烧瓦罐寺

话说鲁智深走过数个山坡，却见一所败落的寺院，旧匾上写『瓦罐之寺』，入得山门，好生崩损，叫了半天，没人答应。智深寻到后面小屋，才见几个老和尚坐地，个个面黄肌瘦，都言寺被一个云游和尚『生铁佛』崔道成引一道人『飞天夜叉』丘小乙占了，把众僧都赶出去了，『我们走不动，方留此处，已经饿了三日』。

正说间，外面有人唱歌，智深从破壁子里望时，见一个道人担着酒菜走过，老和尚云正是丘小乙。智深提起禅杖跟去，见那道人走入方丈后，槐树下放着一张桌子，一个满身横肉的和尚坐着，旁边坐一年幼妇人。智深走到面前，那和尚吃了一惊，智深提着禅杖问道：『你这两个为何把寺废了？』和尚喊冤道：『都是廊下老和尚废了寺，我等正在修盖。』又问妇人来历，和尚道是前村人，来借米。智深信了，再回前来，老和尚道：『他适才见你有禅杖，不敢与你争，你再去看看。』智深再去，果见角门已关，一脚踢开了，只见生铁佛仗着一条朴刀，抢了过来，斗了十四五合，丘道人提刀相助，又斗了十合以上，智深肚子饥饿，又走了许多路，挡不住，卖个破绽，拖了禅杖便走，二人追到寺外桥边，不再来赶。

智深走了二里路，见有个大林子，都是黑松树，林中有人探头探脑望了一望，吐了一口唾，闪入去了。智深知是剪径强人，见自己是和尚道不利市，偏大喝一声：『兀那林子里的撮鸟，快出来！』那汉子拿着朴刀出来，与智深斗了几合，寻思：『这和尚声音好熟』，报了姓名。原来竟是史进。史进寻师傅不着，盘缠用尽，故在此打劫。二个入林坐地，智深也将前事述说一通。史进取出些干肉烧饼与智深吃了，同到瓦罐寺，见崔道成、丘小乙尚在桥上。智深大怒，抡起禅杖直奔崔道成，两个斗到八九合，崔道成力怯，丘小乙仗刀来助，史进跳出来抵住。智深斗到深处，只一禅杖，就把崔道成打下桥去。丘小乙要走，被史进赶上一刀搠死。两个再进寺，见那些老和尚因智深败走，都已吊死了。两人收拾了崔道成等财物，放火烧了寺，次日分手。

只说智深又走了八九日，到了东京，找到相国寺。智清禅师着使者领进，读了智真长老的信，见智深如此顽劣，但碍着师兄面皮，只得收留，叫他在酸枣门外岳庙间壁管理菜园子。先写了榜文去廨宇门上张挂，遂领智深来菜园住持。

且说菜园左近有二三十个泼皮，经常靠偷盗菜蔬养身，当下计议，趁智深新来，『寻一场闹，一顿打下头来，叫那厮服我们』。次日，智深来到菜园，众泼皮拿着些果酒，口称：『闻和尚新来，我们邻舍街坊来作庆。』将智深引到粪池边来。智深不知是计，方走过来，那伙泼皮一齐向前，一个来抢左脚，一个来抢右脚，指望将智深跌下粪坑去。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九紋龍剪徑赤松林

魯智深火燒瓦罐寺

成偉繪



第七回 和尚倒拔垂杨柳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

话说那群泼皮一个来抢左脚，一个来抢右脚，早被智深一脚一个，腾地踢入粪池，探起头来叫饶。智深命将二人救起，洗换了，众泼皮拜谢而去。次日，又买了酒菜来请智深。吃了半酣，正在那里喧闹，只听门外老鸦哇哇地叫，众人叩齿道：『怕有口舌。』那种地道人道：『墙角边杨柳树上新添了一个老鸦巢，每日鼓噪到晚。』众人商议要去拆了。智深趁着酒兴也到外面来看，相了一相，走到树前，把直裰脱了，用右手向下，把身倒缴着，却把左手拔住上截，把腰一趁，将那棵杨柳连根拔起。众泼皮见了一齐拜倒在地，自此见智深匾匾的伏。

过了几天，智深也买了酒肉请众泼皮，天热，在槐树下铺席团坐。吃够了，众泼皮要看智深演习器械。智深从坊里取出禅杖，飏飏地使动，浑身上下没半点差池，众人一起喝彩。正使得活泛，墙外一个官人，生得豹头环眼，燕颌虎须，三十四五年纪，口里道：『这个师父端的非凡，使得好器械！』泼皮道这人是八十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。智深当下邀来相见，谈起来智深幼时就认得林冲父亲。林冲大喜，当下结义，智深为兄。

原来林冲与娘子及使女去隔壁岳庙烧香，见智深演武，便独自一人站着观看。两人刚饮得三杯，只见使女锦儿在墙缺边叫道：『官人休要坐地，娘子在庙中正被人纠缠！』林冲慌忙跳过墙，奔到岳庙，见一群帮闲围着，胡梯上一小后生背立着拦住娘子。林冲赶到跟前，把那后生肩胛扳过来，喝道：『调戏良人妻子，当得何罪！』待下拳时，认得是高太尉螟蛉之子高衙内。当下闲汉有人认识的一齐劝开。须臾智深引入赶到，人群已散。林冲领娘子回家，郁郁不乐。

且说高衙内专一爱淫人妻女，这日见了林冲娘子，好生着迷。富安献计道：『门下虞侯陆谦与林冲最好，可如此如此。』高衙内大喜，令依计办事。次日，陆谦来邀林冲外出喝酒，林冲去后，又使人诈称林冲一时重气闷倒，将林冲娘子骗到陆虞侯家，那高衙内专在陆家等候。不料锦儿见不是路，急急跑出，找到林冲，林冲忙到陆家，高衙内尚未得手，慌忙跳窗逃走。

高衙内吃了那一惊，卧病不起，只得告诉高俅。高俅与陆谦等商议，派人把自己所藏宝刀卖与林冲，又派人传话道：『太尉钧旨，道你买一口好刀，叫你拿去看。』时已巳牌时分，林冲只得随来人往太尉府来。到得堂内，不见太尉，来人道：『太尉在后堂等你。』又将林冲引到后堂，来人自入去了。林冲等了一盏茶时，不见出来，探头入帘看时，只见檐额上有四个青字，写道『白虎节堂』。林冲猛省，急待转身，高太尉从外面进来，喝道：『林冲，你安敢辄入白虎节堂，你知法度否？手里拿着刀，莫非来刺杀下官？』说犹未了，耳房拥出二十余人，将林冲拿下。究竟林冲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